

# 趣味马华文学

——90年代马华文学争论性课题文选

张永修 张光达 林春美

主编

雷兰莪中华大会堂

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

联合赞助出版

2002年

# 趣味马华文学

——90年代马华文学争论性课题文选

张永修 张光达 林春美

主编

雪兰莪中华大会堂

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

联合赞助出版

2002年

的探讨遍存有不少问题,有其尚待商榷的地方。

我们诚恳地希望,《辣味马华文学》的出版,能够得到读者的重视,并进行省思。甚至延续展开讨论,以便让我们在如何看待本身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文化的课题,有个比较清晰明确的认识,而对我们本身的国土上新缔造的文化与文学艺术典经能有共识,而免于陷于历史的迷思。

雷兰莪中华大会堂

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

18/10/2002

# 目录

出版说明

近处观战

90年代最呛的马华文学话题

建构马华文学(史)观

●雷华堂、留台联总

●张永修 e

●林春美 4

●张光达 6

## i 马华文学的定位

“马华文学”全称之商榷

马华文学正名

“正名”作为一种权宜方便

为什么马华文学

开庭审讯

开书审讯

马华文学正名的争论

寻找马华文学的定位

●黄锦树 3

●杨善勇 18

●黄锦树 20

●林建国 23

●榻素莱 68

●沙禽 76

●陈应德 81

●胡金伦 90

## ii 经典缺席

马华文学“经典缺席”	●黄锦树	107
福素莱·黄锦树和马华文学	●夏梅	110
对文学的外行与对历史的无知?	●黄锦树	116
批驳黄锦树谬论	●夏梅	124
经典缺席?	●端木虹	132
附录:告别……	●丹叔牛	135
经典非永世不变	●黄锦树	136
少谈经典,多写和多看一点	●刘育龙	138
经典必须令人信服	●陈雷风	139
远隔距离看峰峦	●何乃儒	140
典律与马华文学论述	●张锦忠	142
不输给“100强”(节录)	●张永修	154
走出方修(节录)	●林春美	156
出土与重探(节录)	●张锦忠	158
作品、经典与文学史	●庄华兴	160

## iii 选集、大系与文学史

《马华当代诗选》内序	●陈大为	165
马华文学的“狂飙运动”	●端木虹	171
马华文学的悲哀	●黄锦树	174

从《马华当代诗选》说开去	●叶啸	180
“马华文学视角”VS“台湾口味”	●陈大为	185
诗选·人选与误导性	●黄锦树	190
诗选与文学史(节录)	●张光达	193
作协公开征稿出版马华文学大系	●文告	196
关于《马华当代文学大系》编纂标准的一些问题	●温任平	198
关于编选《大系》的几点补充	●云里风	202
对于《马华当代文学大系》的几点意见	●黄锦树	205
也谈《马华当代文学大系》的编选问题	●张光达	210
等待大系	●林建国	2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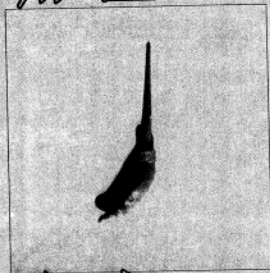
## iv 文学研究与道义

马华现实主义的实践困境	●黄锦树	225
鹭街也算是“文学研究”么?	●路珊珊	247
痛苦的道义	●黄锦树	252
王后卢前位置难	●郎格非	256
以现在的视界误读历史性作品的历史性	●叶啸	263
(双重的)双重困境	●张光达	270
“黄锦树现象”的深层意义	●何启良	280
当文学碰上道德	●林春美	286
文学研究的道义暨其他	●张景云	302

## V 中国性与奶水论

- |                  |      |     |
|------------------|------|-----|
| 神州：文化乡愁与内在中国（存目） | ●黄锦树 | 309 |
| 两窗之间             | ●黄锦树 | 314 |
| 窗外的他者            | ●林幸谦 | 319 |
| 中国性，或存在的历史具体性    | ●黄锦树 | 323 |
| 近十年来马华文学的中国情结    | ●林春美 | 340 |
| 中国性与表演性（节录）      | ●黄锦树 | 365 |
| 马华文学“断奶”的理由      | ●林建国 | 369 |
| 华文书写和中国文学的渊源     | ●陈雪风 | 374 |
| 访谈的补充与解释         | ●陈雪风 | 383 |
| 再见，中国            | ●林建国 | 383 |
| 与林水耀谈“断奶”与“影响焦虑” | ●温任平 | 393 |
| 乡愁诗，中国性与现代主义     | ●张光达 | 402 |
| 中国影响论与马华文学       | ●张锦忠 | 410 |
| 编者简介             |      | 412 |
| 作者简介             |      |     |

咖哩、



叁峇、  
不辣战。

# 近处观战

◎张永修

## 1

如果把文学论争形容为战事，那么，20世纪90年代的马华文坛真是炮声轰轰，战事连连。其中论争课题相互关联，并且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之势，余震久久未见平息。我作为文艺副刊编辑，先后在星洲、南洋两个战地近处观战，对有关事件的来龙去脉有比较清晰的掌握。当然，因为站在近处，所以也免不了有被金属碰击出的星火灼伤的可能，只是，这些都不足为外人道了。

1992年我在星洲日报主编《星云》的时候，桐原兼自日本给我寄来《开庭审讯》一文，内容是有关日本教授对马华文学定位的争议。在当时星洲日报正以隆重其事的花踪文学奖把马华文学推向国际之际，马华文学的名与实问题实在有被关注与讨论的必要。于是我马上发稿，安排该文在最短的时间内以主题篇的显著位置刊登于《星云》，并设“文学的激荡”栏目召唤读者对此课题的探讨。读者的回响非常热烈，矛头全指向狂妄的日本学者，其中也

不乏可读性较高的文章。当中，黄锦树《马华文学“经典缺席”》一文（28/5/1992），因为置疑马华文学的水准，而引发更大更持久的文学激荡，论争余波耗时近十年，至今仍未平息。在 20 世纪结束前夕，我在《南洋文艺》的“80 年马华文学”特辑的系列专访中，设“寻找经典”小栏，并就此询问较具代表性的马华文学史研究者，如方修、杨松年、张锦忠等人的看法，算是为这个论争课题做个小结。

1994 年 5 月我接手南洋南报《南洋文艺》版。我一直认为，文学创作与文学评论是相辅相成的。专业的批评体制的建立，不仅有助提升读者的鉴赏水平，而且对创作者而言，也起着一种鼓舞与督促的作用。因此，我有意识的在《南洋文艺》刊登了相当大量的文学论述。黄锦树与林幸谦最初关于中国性的讨论，就是在“双月文学点评”系列中出现的。至于“奶水论”，那是几年后爆发的另一场与此相关的论战了。

而“文学研究与道义”课题的论争，也可追溯到我所做的一个特辑里的一篇评论文章。那是在 1996 年 9 月，我趁中秋佳节推出“但愿人长久”系列，其中北方特辑“大河的水声”，邀请了黄锦树评论方北方。黄写了《拓荒播种与道德写作：小论方北方》（27/9/1996）之后，请我协助收集方北方的作品资料，以便更全面的了解这位拓荒播种者。我向方北方道明原委，并请其公子方成与方昂帮忙影印收集一些相关的资料，然后通过我转交黄锦树。1997 年杪，黄锦树发表了有关方北方文论及其三部曲的长篇论文《马华现实主义的实践困境》。这篇措辞严厉的论文很快的就引发了一场论争，而其中最广为谈论的话题是：既向作者索取资料，那么在道义上应不应该对他做出负面的评价？这场论争伤及多

方，我作为“知情者”，只能把事件的始末略记于此，并将相关的较为重要的文章结成一辑，一切是非对错，留待后人评说。

在上述论争事件中，《南洋文艺》只收到两篇针对《马华现实主义的实践困境》的论点作出论辩的文章，因为就文论事，所以予以刊登。其他谩骂式的文稿，可能有“先见之明”，没有投寄《南洋文艺》。但是即使投来，它们的命运只有两种：有关部分被删除修剪，或被投篮。一个编辑如果连这个关都不能把好的，他的版势必将充塞许多垃圾。

1996 年作协决定出版大系，开始在报刊上公开征稿。大系不比其他选集，所耗的人力、物力、财力不菲，而且对于将来文学史的撰写也将起着重大的作用。有鉴于这是继方修所编《马华新文学大系》约 30 年之后的第二套大系，意义非凡，因此我在《南洋文艺》特设“大系探讨”栏目，邀约关心大系编撰的作家集思广益，以期作协能将大系编得更完善。“大系探讨”栏目获得多位马华作家积极与热情的反应，他们充满建设性的意见与专业的精神，造就了马华文坛难得一见的论事（而非论争/论战）现象。不过，好景不长，2000 年，因大系仍未出版，温任平为文质疑编委的编辑方式，引起碧澄以“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秘书长”的身分与温任平一来一往的笔战，以至某一方开始谩骂。我与当时的总编辑王金河讨论后，将有关谩骂的段落删除，以“洁净版本”给予刊登，并同时宣布停止刊登已经失去意义的有关大系论争的文章。由于第二波论战文章已经超出本书时限与选稿标准，因此不予收录，特此交代。

## 2

今天的人事,都会成为明日的历史。在一个不重视历史的社群里,很多东西,重要和不重要的,都随光阴的流走而渐渐消逝隐没。我们即使有满室资料而没有好好整理,宝贵的东西也会在杂乱中消散遗忘。

1997年11月,我应留台联总学术研讨会之邀,整理了一篇〈马华文学论述在南洋文艺(1994年5月—1997年6月)〉的报告,引起东方企业出版社负责人张济作的兴趣。张济作有意思将90年代马华文学争议课题的文章结辑成书,问我是否有上述剪报。

一般作者通常只会收集自己的文章,多数不会将所有相关文章收全。而作为编者,90年代的较大的文学争议课题,如“马华文学的定位”、“经典缺席”,及当时正在闹烘烘的“台湾口味及中国观点”等课题,凑巧大部分是出现在我在任时期的两个副刊(即《星云》和《南洋文艺》)上,我刚好有大部分上述资料。不过,因为马华文坛向来有“隔报论事”(如在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隔版过招”(如在《南洋文艺》、《言论》、《人文》版)的“习惯”,要收齐全部资料似乎就不是容易的事。对于那些不是刊登在我所负责的部位的文章,本书虽然也尽量收集,但并不排除沧海遗珠的可能。

这些论争文稿,多少反映了世纪末马华文坛的思想意识,于文学/文化历史而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其市场价值,在阅读风气低靡的马华社会,却可想而知。因此,当东方企业不计亏盈,愿意将这些资料结集出版,我能无动于衷吗?

这本《辣味马华文学》,原本打算在1999年抄或2000年出版。不料好事多磨。首先是张济作离开东方企业,后来接手的罗志昌虽也有继续出版的美意,但最后终因一些因素而耽搁下来。在等待出版机会的期间,我们多次对文选做了增删调整,以期更完善的呈现90年代马华文学泼辣而蓬勃的一面。

这一次,《辣味马华文学》终于能够顺利出版,必须感谢林春发及陈亚才的热心张罗。当然也要感谢雪华堂与留台联总促成此书顺利出版。此外,也要感谢前辈作家陈应德、陈雪风、温任平,史料工作者李锦宗,文友黄锦树、张锦忠、林建国、胡金伦、杨善勇等提供意见及补充资料。最后,感谢张光达以及林春美,在编选此书的过程中给予全力的支持与配合。

1998年5月初稿

2002年11月脱稿



# 90年代最呛的马华文学话题

◎林春美

这不是一本论争文集。

这是一本争论性课题文选，所选录的文章皆关涉 20 世纪最后一个十年内最具争论性的几个课题。

本书以课题(problem)为重点，对文章之取舍乃以其观点之建设性、或其文于整个论争事件中的“重要性”为基本考量，而不是以曾否涉及论争作为文章遴选之简单标准。因此，所收录的文章有些确曾引发/参与论争，但也有不少根本不在论争的风波之内，它们或早于论争发生之前就表示了对有关课题的关怀，或在论争的硝烟渐散之后才对有关课题作冷静（与否？）的呼应。

本书把 90 年代最具争论性的课题归为五项：

- 一、马华文学的定位
- 二、经典缺席
- 三、选集、大系与文学史
- 四、文学研究与道义
- 五、中国性与奶水论

马华文学定位问题的论争始于揭素莱〈开庭审讯〉一文，然而在该文发表之前黄锦树已经对所谓马华文学提出了他的“商榷”。〈开庭审讯〉当时在《星云》激起不小的回响，引出的相关讨论文章为数不少，其中沙禽的文章诚为可观，可以作为“当事人”的马华写作者的反应视之（虽然，如此的反应并不“典型”）；若论学理性的对有关课题加以探讨，则以陈应德之文为最。其余诸文在观点与识见上不及陈应德以及数年后在胡金伦的访问中出现的张锦忠等人，故皆不录。林建国的〈为什么马华文学？〉与论争无涉，然而却从宏伟精密的理论层面梳理了问题，所以不计其“长”，存录于此，以助思考。

在〈开庭审讯〉的热烈激荡中，年轻气盛的黄锦树写了一篇〈马华文学“经典缺席”〉，不意节外生枝，另一场比日本学者“开庭审讯”更令人气愤，并且气愤得更加持久的论争由此开始。尽管多年以后黄锦树本人对自己之前的说法有所修正，可是“经典缺席”覆水难收。散落在议论文、杂文中的对此狂言的批判十年来看过的实在不少，但往往是三言两语，过于零碎，也难收集。批判者中有人更把一些老作家——如韦皋等人——的渐少/不再创作归咎于文坛后生狂妄的责难。然而，从“听闻韦皋宣布封笔”事件中，我们却可以看出，如此的“推理”近乎捕风捉影，令人怀疑诸多听闻者或传言者看文章的习惯大概都是只看作者名字和文章题目而不读内文的。“韦皋事件”以讹传说，激愤的情绪在传播中被夸张化，甚至进入非理性的状态。1996 年 6 月韦皋逝世后不久，我看到一则后来不知有没有出街的“韦皋追思会”文稿，上面标着很大的几个字：“有人很不屑：韦皋是老几？”这句反语或许可以起到很好的广告煽情效益，可是，平心而论，在我看过的所有说是责难

也好说是进谏也罢的文章里,没有谁曾经作过如此挑衅而轻佻的发言。因此,把韦肇署名“再叔牛”写的《告别……》附录于本书中,有两个目的,一则以正视听,一则以冀望马华“传闻时代”的结束。经典缺席,再谈已无益。90年代末,杨松年、张锦忠等人在“80年马华文学”系列专访中提出,与其继续争谈,不如回到更原始的一手文本资料中,实实在在的在阅读与思考。这番话若果马华文学读者/研究者听得进去,我以为,就是这场论争最大的收益。

1995年陈大为在台湾出版《马华当代诗选(1990-1994)》,引起国内文学界对这本号称“当代”的选集的代表性问题的讨论。这本选集与较后作协计划出版的《马华当代文学大系》原本是两回事,只是这两者所引发的讨论其实却同样关涉到某个时段文学面貌的呈现,以致对文学史的诠释(权)问题,因此本书将它们同置一辑。《大系》的出版因拖延甚久,后来还出现了第二波的讨论。然而在双方一来一往之间,建设渐少,而意气之语渐多,概不录。

另外两个课题,是1997年留台联总主办的马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副产品。文学研究与道义问题,乃由一篇宣判马华现实主义破产的论文“肇事”。对于该论文的回响多见于报章言论版,然而,回响诸文中,涉该文论点者少,议作者行止品格者众。这种现象本身其实正说明了长久以来马华文学研究的困境。

关于中国奶水的论争,则是以上述研讨会上柏杨对于马华文学“断奶”的“规劝”作为引爆的芯子。作为一场论争,它的双方主将是陈雪凤和林建国,另外当然也不乏有一些琐细小文助阵呐喊,然可观者几稀。其实,中国性,或内在中国,或中国情结作为马华文学的特殊课题,早在这场论争发生前几年,黄锦树、林春美等已为文讨论过了(其中黄锦树的《神州:文化乡愁与内在中国》可

说是最初探涉此课题的论文,可惜限于篇幅,而且考虑到该文也已收录于黄的两本专著《马华文学:内在中国、语言与文学史》(华社资料研究中心,1996)及《马华文学与中国性》(台北:元尊文化,1998),故仅存目。)。文学论争的必要,就此而言,或许就是“不嚷嚷一下,有时还真不能让人注意到你要谈的问题”。

本书收录的56篇文稿多数原载于报章以及其他文艺/学术刊物,其中包括论述性文章、议论性杂文、访谈以及文告等。90年代文论与前期不同的是这个时期出现了比较多具备学术价值的文章。这些立论严谨、逻辑思辨慎密的文论,让在这期间出现的文学课题,不至于沦为无聊无益的骂战题目。

这十年的论争,对于刺激马华文学整体性思考的意义很大,然而对于个别牵涉其中者的杀伤力也不小。被牵涉的双方/多方的被伤害的感觉本来无其必要,然而,马华文坛不善讨论问题,偏爱道听途说、断章取义、漠然热闹、看大戏的陋习,让这种伤害变成无可避免。所以在编辑本书的过程中,我们谨慎自持,选择以争论性课题作为选辑重点,这样做可能会遗漏不少与很有“看头”的论争事件相关的文章,以致不够“全面”,但至少我们可以说,这本书不是90年代马华文学论争大系,也不会是90年代马华文学论争大戏。

书名“辣味”,因为这是那十年中最呛的马华文学话题。

# 建构马华文学(史)观

## ——90年代马华文学观念回顾

◎张光达

文学需要批评,批评的风气越盛,就越显示文学的发展充满活力,受到更多有心人的关心和爱护。在马来西亚的华文文学,文学批评是最弱的一项,无论是导读式的实际批评,或是议论式的文学观念,都是马华作者不太愿意去碰触的文体。马华写作者对文学批评敬而远之,原因有三:(一)对世界国际的文学思潮观念缺乏深透的认识,整理不出清晰的思路,大部分的评论者还停留在一个世纪前的模拟现实主义/现实主义,与世纪末风起云涌的解构观念,后殖民论述,新历史主义,性别研究和酷儿(Queer)论述简直不可以道里计。(二)不具备写文学评论的训练技巧,很容易流于意气用事或语焉不详,形成马华文学传统的“杂文”文体,文中充斥着大量的主观漫写的刻薄字眼。(三)不具备对本土的文化/文学现象的透彻审判,无法从中提出评论者一己的思考角度,如何融化本土与世界性的思潮是评论者最迫切要去处理的事,大多只流于人云亦云的肤浅表面。这种情形在八十年代的马华文学为甚,整个十年除了一些零星的作者的实际批评外,讨论文学观念的理

论文章几乎交了白卷,没有突出的文学论争课题令整个80年代的马华文学黯然失色,比较具有新意的是陈慧桦在80年代末期所提出的“写实兼写意”的文学语言风格现象。然而,没有文学论争或没有文学观点的歧异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问题都已经解决掉,60、70年代的文学论题如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主流诠释权纷争,西方现代主义观念的输入对本土意识/独特的冲击/扭曲,中国性现代主义的浪漫色彩的泛滥表现,政治缺席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质疑……这些文学(史)上重大的课题都在80年代的马华文学里轻易被忽略掉,国内的作家学者保持沉默,在国外任教或留学的作者也大多兴趣缺缺,这个时期保留下来的评论文章无论是质和量都不甚可观,称为马华文学理论失声的年代恐怕也不为过,最叫人遗憾的是没有选集保留下来这些年代的文学批评作品,给后来有意研究它的作家学者面对搜集资料的困难。

这一切要等到迈进90年代,世纪之交的最后十年,马华文学的批评力量开始注入,几年来爆发了几次激烈的文学论争,老中青三代的作者大都参与这些讨论,其中60、70年代未曾处理解决的文学课题也再度浮现。新旧论争课题交替造成文学跨越学界以外的文化、政治、历史、社会学科,其中的错综复杂关系让差异的文学观念在对话交锋中,进出精彩而发人深省的角度观点。综观这几年来马华文学批评与理论的发展现象,似乎可以看得比较以往更为清楚,文学批评已逐渐受到马华作者和读者重视,参与议论的作家与学者能够提出精锐独到的见解,有一些读者也能够针对相关课题提出不同的声音,对马华文学的论述内涵提供了多面的理解角度,这些都会对马华文学的未来发展带来正面的引导和疏解,也是我们乐于见到的成绩。但不可讳言的还是有一部分

杂文评论者太不长进,这些人往往缺乏历史观,或是有意忽略文学课题的争议核心,而在一些小枝节上大作文章,本末倒置,站在非学术上的立场发表含糊的言论,惯性的表演杂文式的漫骂闹剧,到最后不只真理越描越黑,甚至乖离了学术探讨的深层意义。

## 二

马华文学(史)的研究和建构,长久以来深受“马华文学”全称的定义和属性的困扰,企图研究和建构马华文学,首先面临一道根本的问题:什么是马华文学?换句话说便是马华文学应该如何定位?这个问题不像数学方程式计算法那般明确而简单,也不是政治权威场域那种武断粗暴的言论所可比拟,我们在褫素莱的<开庭审讯>(1992)中看到日本史学会权威衮衮诸公是如何武断粗暴的看待马华文学,否定马华文学的存在意义,无知幼稚到认为只有用国语创作的文学作品才算是马来西亚的文学,殊不知文学课题里头的政治因素、意识形态、文化属性、中心/边缘论述所形成的统摄收编颠覆同化伎俩,比起政治风波更加暗流汹涌触目惊心,当权者利用种种政治的策略来对待文学而非学术性的观点角度。褫素莱的文章造成一股巨大的震撼,为当时平静死水的马华文学投下一颗计时炸弹,即刻引起轩然大波,令马华作家和学者不能再保持沉默下去,他们纷纷为文论评,提出各自的看法。黄锦树采用人类学的观点,他在<“马华文学”全称之商榷>(1991)一文中认为“马华文学”的全称应扩大至采用其他语文书写的马来西亚华文作品,这样的认识视角对马华文学传统上约定俗成的定义,亦即马华文学乃是马来西亚华人的华文/中文书写作品,带来很大的冲击。基本上黄锦树企图以一崭新的视角来

抗衡政府所定位的“国家文学”,因为所谓的国家文学,采用的标准正是以马来文来判定以学作品的国家属性,所有不是采用马来文书写的作品都不被接受和承认为国家文学。如果我们同意语文不应该是判定为国家文学的首要条件,因为马来西亚是由很多族群组成,这些族群的人民都被承认为马来西亚公民,所有马来西亚族群的语文学作品都应该被列入国家文学的格局当中。同理马华文学也应该采用同样的观点来看待,它不应该是另一套相同极端封闭的诠释架构,相反的,它更应该跳出语文概念的更有包容性的文学观念,也就是说黄锦树对马华文学正名的再诠释更有机会使它成为一个完善的架构,对狭隘盲目的国家文学提出质疑,进而解构国家文学的合理性/合法性。诚如黄锦树在另一篇文章<“正名”作为一种权宜方便>(1991)中所说的:“如果说现有的‘国家文学’概念是封闭、狭隘、政治意味重于学术意味,反映着官方意识形态的,那现有的‘马华文学’,华人定义是否也正反映了另一极端?”黄氏在回应杨鲁勇的文章<马华文学正名>(1991)时夫子自道:“我的用意绝不在于用种族立场,替超越种族的文学正名,而毋宁是以超越文字的种族立场为权宜方便,替代局限于文字的种族立场。”

陈应德引据方修、杨松年等马华文学史料工作者的观点和研究文献,来推论马华文学的源起和定义,他在<马华文学正名的争论>(1992)中很详细的探讨了马华文学名称里的“华”字的意义,肯定了马华文学就是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的指称,提出“马华裔文学”的名词来指称所有的马来西亚华裔的不同语文学作品。陈氏的文章对于厘清马华文学的由来和早期学者对马华文学史的看法很有价值,也能够给文坛后辈了解马华文学的历史背景。针

对褫素莱的文章提供了一个学术性的对话，毋宁是令人激赏的。作家兼诗人沙鸿以一个写作者的身分角度来探讨相关的课题，表达出一个与上述诸人迥然不同的关怀视角，他呼吁专家权威打开书本来印证作品存在的意义价值，少玩文学正名定位的游戏。他在《开书审讯》（1992）一文中说“‘马华文学’就像‘英国文学’或‘国家文学’，是无关宏旨甚至是不存在的。文学是自身俱足的，它只是文学。我们不能在阅读时想着这是什么什么文学，在创作时想着要创作什么什么文学，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完蛋了，没有文学。我在这里也用‘马华文学’这个名词，这只是说明它发生在这个地方，这个名词本身并没有价值意味，也没有美学意味，因此追求它的定位或要肯定它是极其荒谬的，它只说明一个地理位置和一个语文媒介，它就在那里，是不辩自明的。……”唐林在《马华文学的定义和起源》（1998）中则宣称独立前的文学不应被列入“马华文学”里头，而只能以“侨民文学”称呼之：“将马华文学的起源追溯到1919年，故意把1919年到1949年存在的侨民文学叫做马华文学，固然是天才的开创，却使马华文学史形同鸡肠接驳鼻子一般畸形……”林建国的精彩论文《为什么马华文学？》（1993）采用了方修、杨松年、陈志明、张锦忠和黄锦树等人的论点，再进一步由此申述为什么是马华文学和什么是马华文学的比较探讨，这篇宏文的结尾语重心长：“今天不论我们如何定义马华文学，任何一元论都没有帮助。这里我们找到马华文学与中国文学的相对位置。中国文学若是一元论意义的传统，则是死去的传统，马华文学大可轻易脱离，一如我反驳中国本位学者作家时所暗示，如果中国文学是未完成，进行中和保持开放的传统（这是事实），则马华文学当然‘属于’这传统，但是同时也以

自己的诠释视野与传统对话……”行文中对马华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辩证，已为日后的“断奶论”埋下伏笔。

由马华文学定位问题的思辨里头，牵引出马华文学典律建构的观念探讨。黄锦树的《经典缺席》论和陈大为编《马华当代诗选1990-1994》的序文引起马华作家不小的震荡，带来热烈的争论。黄锦树的《马华文学经典缺席》（1992）发表后，引来陈雪风的非议，认为黄氏只是言过其实，发表了以夏梅署名的《褫素莱、黄锦树和马华文学》（1992），黄锦树也因此与陈雪风爆发一场笔战，其中黄锦树的《对文学的外行与对历史的无知——就马华文学答夏梅》（1992）和陈雪风的《批驳黄锦树的谬论》（1992）是两篇充满火药味的论战文章。过后陆续续有作家在谈马华文学经典，如端木虹的《经典缺席？》（1996），刘育龙的《少谈经典，多写和多看一点》（1996），以及何乃健的《远隔距离看峰峦》（1996），大都流于老生常谈，没有什么新颖犀利的观点。倒是张锦忠的《典律与马华文学论述》（1997）和《马华文学论述的盛宴及其他》（1998）在详细的探讨文学典律认知之很准确的指出，马华文学论者多缺乏正确的典律观念。上述黄锦树和陈雪风的论争是论者在不同的典律认知无交集点的情况下的无谓争论，类似的对话往往意义不大，形成各说各话，分歧也必越走越远。

林建国的《等待大系》（1997）是另一篇掷地有声的讨论典律建构的文章，该文章从方修的《马华新文学大系》作为起点，思考相关的典范诠释问题，探讨经典的起源和价值体系，给一般上对典律概念模糊的马华作家上了宝贵的一课。编订一套崭新面貌的《马华当代文学大系》显然是一件迫切而重大的文学工作，因

为方修的大系只收到马华战前的文学史，一些新马分家前后的文学史观摆在当代来看，明显有所不足，有不少沧海遗珠，马华现代派的文学作品在方修的局限史观下被排斥，而且在70年代过后也没有一套较具规模的文学选集。一般上马华作家都乐意的看到大系的编排进行计划，其中温任平、黄锦树、张光达等人都正面的肯定这项具有重大意义的文学工作。编订《马华当代文学大系》也可视为建构马华文学史的含义，编者把自己的典律认知套用在检验作品上，重新编排然后重点推介出去，形成马华文学的新典范，这种工作里面就含有“重写”文学史的意图。张锦忠和林建国的思考关注就在这里，陈大为编《马华当代诗选1990-1994》的出发点也可作如是观。陈大为甚至还写了两篇序文供国内和国外的不同读者群，扬言马华诗坛充斥着非诗和烂诗，在序文中不厌其烦地交代自己的选稿标准和美学尺度，有意重写九十年代马华诗歌的面貌和声音，要求马华文学（诗）国际化，要求马华作家具备国际视野，其中一些尖锐的措辞令一些马华作家不快，引起马华口味/台湾口味的争论。

究其实，马华文学定位的问题，经典问题，重新编订马华文学大系课题，以宏观的角度来看待诠释，都是牵涉到马华文学史的观念认知，持有不同典律标准，甚至对作品的水准要求有不同尺度的评断，来看同一个文学课题会产生南辕北辙的差异局面。如果我们对典律观念的诠释系统有足够的了解，就不会对此感到讶异，甚至耿耿于怀了。

### 三

中国性现代主义在七十年代由天狼星诗社诸人鼓吹实践，形

成一股集体的表现风气。八十年代虽有不少诗人力求“写实兼写意”的突破局面，但一般上中国性现代主义依然缠绕着诗人作家不放，80年代后期配合政治局势的演变有卷土重来之势，迈进90年代中国性与马华现代文学的影响关系依然方兴未艾。对于这点，有心人如黄锦树和林建国提出马华文学必须与中国性来一个决裂断奶，温任平和陈雪凤以华/中文书写和中国文学/文化的历史渊源千丝万缕，认为根本不可能断奶，也没有必要断奶。黄锦树的力作《中国性与表演性——论马华文学与文化的限度》（1997）探讨马华文学和文化在中国性笼罩下的盲点和局限，令人深思沦落为表演性质的马华文化还有多少提升深化的可能，马华文学在中国性的庞大阴影中还能够具有多少“创造性”？唯有对中国性来一个大决裂，扬弃这个沉重被动的古老包袱，马华文学的创造性才有可能实现，独特性才不致流于大中国本位的思想格局当中，这是黄锦树和林建国的思考起点，很可惜一般的作者和读者捉不到黄林二人的立论核心，却鸡蛋里挑骨头的在林建国的〈大中华我族中心的心理作祟〉（1998）文中对某些幽默嘲讽的字眼上取巧栽赃，指林氏的奶水问题有问题，含有很浓厚的政治意识形态，站在台湾国民党的政治立场来诋毁中国政府。类似的政治化讨论方面令人感到失望，文学的学术探讨在这些别有居心的人士笔下丧失掉主体性。另一些论者纯粹站在传统诗学的角度来看待中国性课题的深层意义，单纯的把中国性视为文字技巧的运用，认为马华文学的本土化和中国奶水可以互补互用，在文字在表现上达到水乳交融的境界。殊不知中国性的表现形态和叙述语言乃是中国文化象征符码系统的惯性运作，中国性并不只是文字技巧那般简单，其中的中国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也扮演着决

定性的作用，决定着马来西亚的中国文学还是马来西亚的华文/中文文学？对于中国性的照单全收而不审慎去留，很容易陷入大中国本位的中心/边缘思想论述，我们有理由担心这点，因为我们看到有一些诗人作家已经身陷其中而无法自拔，或对中国性的迷思蒙然不察。这些争议又让我们回到前面提到的马华文学史定位的问题，中国性令马华作品失掉创造性，令马华文学失掉主体性，成为在马来西亚的中国文学的附属，成为大中国文学中心的边缘点缀。认清中国性所带来的危机和障碍，迅速作出调整转化，把毒瘤果断的切除，无疑是所有马华作家的重大任务，也是避开另一场马华文学史定位和定义争论的开端。

黄锦树的〈马华现实主义的实践困境〉(1997)，发表于留台联总主办的马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引起一场激烈的论战。过后有路璐璐在报章的言论版发表〈骂街也算是文学研究么？〉(1997)，顾名思义就知道是在对黄氏作出批驳，指出文学研究与道德的问题，他以黄氏词锋凌厉，口不择言的处事态度以及全盘否定前辈作家的成就，来诘难黄锦树，文中却无法对黄氏论文的文学观点来予以反驳。当时除了这篇文章，还有不少作者加入议论，大都指责黄氏的“不道德”，清绪意气者众，认真研读分析论文者却寥寥几个，也因此引起黄氏的自辩论述〈痛苦的道义〉(1998)和〈烧芭余话〉(1998)，针对这点，《蕉风》还特地专访林建国和黄锦树，针对文学与道德的课题提出各自的意见。另一篇文章是张景云的〈文学研究的道义暨其它〉(1998)，文中对黄氏否定前辈作家的成就提出相当精辟的见解，他认为黄氏解构方北方的作品乃是意图消解马华现实主义文学的目的，可归入 Thomas Kuhn 的“范式转移”，否定一个时期只有一个范式套

断整个学术领域。学术思想界服膺的是“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而不是世俗观念的“敬老尊贤”。张光达的〈(双重的)双重困境〉(1998)也针对文学与道德的问题提出看法，一个评论者评价一部文学作品或是一个作家的成就时，如果他的意见与大多数人的看法相左，只要他所提出的论据言之成理，勇敢独排众议发之为文，这正是文学评论者最大的道德勇气，不昧着自己的艺术良心说一些粉饰的面话。

何启良的〈“黄锦树现象”的深层意义〉(1998)提出相反的看法，他认为黄氏的道德力量源自于他的反道德勇气，以背离道德来追求道德，如此的论调看似矛盾，因为所谓背离的“道德”是指那些自认为代表道德，互相吹捧的马华文学杂文作者。黄氏所追求的“道德”是重视个性自由和个人才华的表现，在社会中实现自我的价值。“黄锦树现象”的意义和缺陷在何启良的透彻审视下，带给我们不少的启示，厘清马华文学的恶质声音和本质上的缺陷。

####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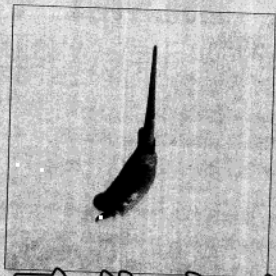
90年代马华文学的论争课题，大致上沿着马华文学定位问题，经典缺席问题，建构马华文学史的问题，中国性和奶水论，文学研究与道德问题这几个大方向进行论辩，必须在些指出的是在这些论战的文章里头，限于篇幅我只能做点到为止的评述，而不能更详细深入的针对各别篇章作出评价。我在这篇论文里只引用那些具有代表性，能够提出新意发人深省，而且言之有物的论文，其他还有不少批评文字没有引用到，有两个原因，一是资料收集上的沧海遗珠，二是那些带有谩骂误导，语焉不详，人身攻击，

没有诚意就事论事的杂文。马华文学有一个现象,就是那些谩骂  
醒醒人身攻击的杂文多以笔名发表,而不露出作者的真面目。有  
时同一个作者甚至用上几个不同的笔名,图混淆对方耳目,以便  
在争论的烟幕中获得掩护,就算是误导读者也大可以随时抽身而  
退,不必负责后果。还有就是造成读者一种错觉,以为持类似的观  
点的批判人多势众,少数须服从多数。马华文学还有一个现象,论  
者与论者常常不能够心平气和的讨论一件文学课题,一开始就采  
用非常激烈的措辞和态度来攻击对方,大有非把对方置之死不可  
的意图,结果导致各说各话,鸡同鸭讲,一切的对话完全没有交集  
的可能,这种事情在90年代的最后一里还在上演,文学理论形同  
政客的文告,密集排版而一发不可收拾。

站在世纪交替的90年代末尾,来回顾90年代里所发生和发  
表的各项文学论争的重大课题,可提供日后的文学史家一个关于  
世纪末马华文学发展动向的架构,也方便未来的读者评价和挖掘  
马华文学的深层意义。从这样的一个总检讨令人对未来的马华文  
学充满着无限的希望,因为这些文学论战所带出的深层意义实则  
已经超过九十年代里隆重盛况的花踪文学奖,以及南洋文艺丛  
书、张德麟丛书之类的文学事件,其对未来马华文学的整个趋势  
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透过这些精彩的论述,我们在其中读出文  
学观念的消长起伏,欣喜的看到他们已经为马华文学的新世纪和  
新生代树立了一种成熟稳当的典范,让我们有更宽阔的空间思考  
文学/马华文学的命题。

(《人文杂志》第二期,2000年3月)

I。



# 马华文学 的定位



# “马华文学”全称之商榷

——初论马来西亚的“华人文学”与“华文文学”

●黄锦树

在所有有关马华文学或者马华文学史的著作里，“马华文学”是“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的简称早已经是普通常识，被广泛的接受、引用。而全然忽略了这个“简称”原具有的内在潜藏歧义性，意即，它还有另外一种“全称复原”的可能，笔者在此要提出的，正是建议把“马华文学”的全称由“马来西亚华文文学”修改为“马来西亚华人文学”。一字之差，意义全然不同。这个意义乍看之下有点“游戏”的意味，仿佛也有点胡闹，然而实际上却蕴含着更深更广的文学史关怀，也针对着马来西亚社会仿佛无可逆转的多元分歧性格，企图在文学 / 文学史的领域里做一点基本的、也是必要的步伐调整。难以避免的，这一个讨论必定要放在更宽广的时空脉络里头，庶几能凸显它的重要性。

## 一. 峇峇文化史研究的启示

马大中文系副教授陈志明先生，他对于峇峇文化史的人类研究其实非常精彩(注 1)也很难得。依笔者看，就他选择这个题材本